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苏北乡村的重构模式与重构路径研究

刘小萌

(金陵科技学院商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69)

摘要:苏北地区是我国黄淮海平原农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城乡发展不均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代表性区域,其乡村重构的路径和模式具有典型意义和示范价值。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基于苏北乡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苏北乡村的6种重构模式,即三次产业融合推进模式、农业产业化带动模式、产业平台集聚发展模式、新型城镇化引领模式、生态旅游特色发展模式和乡村多元价值功能驱动模式,并从乡村聚落空间全局优化、乡村产业空间融合发展、乡村生态空间保障功能提升和乡村社会治理方式转变等4个方面阐明苏北乡村的重构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重构模式;聚落空间;产业空间;生态空间;社会治理方式;苏北乡村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1X(2022)02-0009-08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苏北是江苏北部地区的简称,包括徐州、连云港、宿迁、淮安和盐城5个地级市,土地面积54866平方千米,占江苏省总面积的51.82%,是我国黄淮海平原农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典型的南北过渡地带,农业生产与农村聚居的多样性特征突出。苏北地区农业生产条件好,但经济发展落后于苏南地区,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存在城市和乡村“双转型”等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苏北地区是我国城乡发展不均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代表性区域,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讨论其乡村重构的路径和模式具有典型意义和示范价值。本文从苏北的社会经济现状出发,探讨苏北乡村的重构模式与重构路径,以期苏北乡村振兴提供借鉴。

一、苏北地区社会经济现状

《江苏统计年鉴2021》数据显示,2020年末苏北地区常住人口2994.29万人,占江苏省总人口的35.32%;2020年苏北地区GDP总量为23837.96亿元,占全省GDP总量的22.79%;2020年苏北地区人均GDP为79568元,全省平均水平为121106元,而苏南为156393元;2020年苏北城镇化率为64.1%,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933元,财政总收入为2801.09亿元,只占全省财政收入的18.47%(表1)。就乡镇地区而言,2020年苏北乡镇数量为393个,占江苏省乡镇总数的55.82%,平均土地面积、平均耕地面积、平均粮食产量等指标也明显高于苏南和苏中的乡镇地区,但在平均人口、平均从业人员、平均财政收入等指标上都落后于苏南和苏中乡镇地区,尤其在平均财政收入指标上,苏北乡镇地区为13049万元,而苏南为165214万元,差距极大(表2)。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苏北是全省社会经济发展的洼地,江苏要想整体发展跃上新台阶,最大限度留置好二次发展潜能与潜力,苏北振兴是绕不过去的难点和关键点。2016年,江苏省政府出台

收稿日期:2022-02-1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673136);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7SJB0481)

作者简介:刘小萌(1986-),男,江苏盐城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战略管理研究。

了《关于加快苏北振兴,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若干政策意见》,提出加快苏北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苏北地区产业发展水平、强化苏北地区发展要素

支持、切实保障和改善苏北地区民生、进一步提升南北挂钩合作水平以及加大对苏北地区财政支持保障力度等加快苏北振兴发展的细化举措。

表1 2020年苏北、苏中、苏南主要社会经济指标数据

地区	年末常住人口/万人	GDP总量/亿元	人均GDP/元	城镇化率/%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苏北	2 994.29	23 837.96	79 568	64.1	20 933
苏中	1 680.58	21 397.41	127 357	70.0	25 347
苏南	3 802.39	59 384.29	156 393	82.3	33 669

注:数据来自《江苏统计年鉴2021》。

表2 2020年苏北、苏中、苏南乡镇地区主要社会经济指标数据

地区	乡镇数/个	平均人口/人	平均从业人数/人	平均土地面积/公顷	平均耕地面积/公顷	平均财政收入/万元	平均粮食产量/吨
苏北	393	52 775	30 603	10 033	5 548	13 049	53 477
苏中	159	58 385	33 138	8 337	4 255	40 841	40 464
苏南	152	88 005	52 005	8 882	2 973	165 214	18 015

注:数据来自《江苏统计年鉴2021》。

苏北乡村是江苏省发展较落后的地区,农房布局比较分散,村庄整体环境较差,一些村庄缺少人气、缺少活力、缺少生机,农业生产效率较低,土地资源集聚水平不高,难以形成合力。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并要求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起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实行党政同责,“米袋子”省长要负责,书记也要负责。江苏省粮食生产的重心在苏北,江苏省要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关键在苏北乡村的全面振兴,要害在苏北产粮乡村的全面振兴。

二、苏北乡村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空间分布与城乡互动关系方面

1. 城镇产业规模较小。城镇发展水平对城乡关系产生直接且深刻的影响。小城镇是一种“半城镇、半乡村”的城乡过渡型聚落,是连城带乡的纽带,因其区域中心地位和相对完善的功能设施,成为广大乡村区域就地就近城镇化的主要载体,它的建设与发展是决胜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所在^[1]。小城镇的发展对乡村具有辐射和引领作用,建设并发展小城镇是补齐乡村发展滞后短板、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苏北地区城镇数量多达393个,但发展水平普遍不高且缺乏鲜明特色,发展实力与区位条件不相匹配,辐射影响力不足,许多小城镇农业

人口占比较高,非农产业发展较弱,不具备劳动力吸纳能力,无法充分带动周边乡村发展,造成城乡发展不同步的局面。

2. 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存在明显地域分异。在空间分布上,苏北乡村聚落整体分布较为稀疏,但又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性,总体上呈“南密北疏”的分布格局,特别是苏北中南部地区的乡村聚落非常密集,然后向周边区域呈阶梯状稀疏分布^[2]。苏北地区乡村聚落规模分布又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其中高值聚簇区主要集中于徐州、连云港和宿迁,淮安和盐城大多处于低值聚簇区。当前苏北乡村空间分布不均衡且村庄规模小,村庄之间关系不紧密,在社会网络上难以形成合力。而且随着时代发展,传统的村庄体系关系变得越来越不适应时代发展,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城镇化的推进,难以形成人口集中与城镇化的良性循环。

3. 城乡基础设施差异明显。2000年以来,苏北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除了一大批能源、水利、民航等重大基础设施投入使用外,苏北城镇的公路设施、生活设施也逐渐完善。但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并未同步,甚至在苏北有的地方,乡村与城镇在基础设施联通上泾渭分明、差异明显。例如:苏南和苏中的公路网密度在1.6以上,而苏北仅为1.3,且大多数的公路网分布在城市和城镇;其他基本公共服务,如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等,也存在城

乡配置不均的现象。这也是苏北地区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一大短板。

4. 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高。由于缺乏整体规划和土地利用监管,苏北乡村村庄布局不合理,村庄用地结构单一,与农民日益增长的多方面需求不相符。首先,农村用地布局不合理。为了方便农业生产,村庄大多零星分布,这种结构松散的乡村布局极大增加了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其次,由于农村人口大量外流,许多村庄已出现“空心化”现象,“一户多宅”现象较为普遍,农村宅基地面积普遍超标^[3]。最后,农村用地结构不合理,一方面宅基地大量闲置,另一方面产业用地、公共空间用地供给不足。

(二) 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方面

1. 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升,但较苏南仍存在差距。江苏三大区域中,苏北经济发展相较苏中、苏南仍较缓慢,其中,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江苏统计年鉴 2021》数据显示,2020年,苏北人均GDP为74 568元,为江苏平均水平的65.70%,仅为苏南的50.88%,其中,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2 933元,仅为苏南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2.17%。根据木桶定律,苏北农村作为江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的短板,应是全省社会经济建设的主要倾斜区。

2. 产业结构中纯农业产值占比较高。目前,苏北地区整体上仍是农业占据主要地位,仍处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占主导的工业化初级阶段,纯农业产值较高^[3]。苏北乡村农业地位突出,但农业整体效益偏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产品良品率较低,农产品加工产业严重落后于省内其他地区;二是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较低,即农产品科技含量低,农业技术较为落后,未能充分利用高新技术来提高经济效益;三是农业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产业布局不合理,尚未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区域化。

3. 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地方资源优势。乡村是苏北农业、田园生态、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人口蓄水池^[4]。苏北乡村建设主要依赖地方资源优势,立足特色并以民生为本。例如,徐州市以文化生态旅游为特色的马庄村、盐城市以生态富农为特色的横北村、连云港市以经济林果为特色的谢湖村等,均以当地特色资源为依托。但是目前苏北地区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有突出成就的乡村较少,且发展模式各有不同,无法由点到面在更大层面上普及其

发展路径,即尚未找到一条普适的乡村振兴之道形成苏北经验与模式。

4. 农业产业结构多样化但现代化程度不高。总体来说,当前苏北农业发展较快:良种、化肥、农药、塑料薄膜等已在较大范围内推广使用;农业机械、农田水利、农产品加工储藏等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及农产品商品化、市场化都有了较大发展。这一系列变化推动了苏北现代农业的全面发展。但由于苏北地区农业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度不高、配套设施不均衡等原因,苏北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还存在诸多不足。总的来说,苏北的农业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农业产业结构多样化,传统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减少,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加。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市场调节下,苏北地区主动改变作物种植结构,逐步减少传统粮食作物种植,不再单一种植粮食,而是扩大蔬菜、瓜果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并发展禽畜水产等养殖业^[5]。尽管政府已经提供农业补贴保证大宗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但是与其他作物相比,小麦、水稻等农作物的单产收益仍较低,瓜果、蔬菜等经济作物具有更高的市场价值^[6]。这就促使农民更偏向种植非粮作物,但对粮食生产也造成了一定的威胁。

第二,大量劳动力外流,农业从业人员整体素质偏低。农业为传统弱势产业,多年来不少身体素质好、有一定文化程度及技能的劳动力因农业收入低而外流。农村劳动力缺乏,使得“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等问题制约了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尽管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村留守人员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完成相关作业,但从长远角度看,农业的现代化还是需要有能力、有技术的高素质农民来推动。

第三,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产业化程度不高。虽然苏北农村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取得了显著进步,但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当前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比较收益为中心的发展思路被大家普遍认可,对农业龙头企业的扶持、农业园区的建设也在不断推进,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的程度也在不断提高^[7],但是相较苏南地区,苏北的农业产业化程度仍普遍偏低。例如,苏北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农产品加工企业仍以简单加工初级农产品为主,技术含量不足,品牌化程度也不高。

(三)社会组织与治理方式方面

1. 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还不高。因为农业在苏北产业中占比较大,所以苏北乡村经济基础较弱,乡土文化观念较重,村民的权利意识不强,对村内事务的参与度也不高。血缘关系或情感维系的人情世故在苏北乡村还大量存在,这种关系形成的社会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乡村治理,农民权利意识相对淡薄,管理行为不太规范^[8]。总体来看,苏北乡村治理现代化程度还较低,农民对权利与法律的认识需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社、医疗合作社、扶贫协会等合作组织总体上仍存在规模小、覆盖面小、实力薄弱、带动力不强、发展缓慢等不足^[9]。

2. 乡村人才流失严重。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的生产率远高于农村,城市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与就业机会。苏北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也逐步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留守农村的主要是妇女、老人和孩子。同时,由于经济和地理环境因素,再加上社会变迁与城市偏向型政策的影响,苏北农村女青年大量进入城市,使得苏北农村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光棍村”。农村未婚男青年占比上升是苏北文化习俗、经济发展等各方面因素叠加的结果。

(四)生态与农村人居环境方面

近年来,农业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乡村人居环境得到了较大改善。但由于苏北乡村经济基础与苏南等地区相比还较薄弱,乡村在发展过程中的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恶化等挑战日益严峻,农业生态系统退化严重,乡村人居环境“脏、乱、差”现象仍较突出。

1. 自然生态环境总体较好但非常脆弱。苏北众多的河流湖泊、生态湿地为各类物种构筑了繁衍生息的家园;苏北良好的土壤条件、优良的气候与生态环境,为乡村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自然环境^[10]。但近年来由于大量工业企业向苏北转移,工业污染加剧,苏北乡村生态环境受到较大影响。除了工业污染外,农药、化肥和生活垃圾也是乡村的主要污染源。

2. 人居环境持续改善,但各地情况参差不齐。随着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加大,苏北乡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不断完善,但各地情况参差不齐。少数乡村设施齐全,村民的日常生活条件与城市居民相比已无多大差别,但个别乡村在基本的供水、排污等方面还存在问题。同时,由于市政设施种类繁多,有诸如电力设施、水利设施、电信设施、污水设施等,其建设条件各不相同,因此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在乡村的建设情况也不尽相同。一般来说,人口较多、规模较大、发展较好乡村的基础设施较完善,而规模较小、经济薄弱乡村的基础设施则相对欠缺。

三、不同功能类型下苏北乡村的重构模式

本文基于苏北乡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区位条件、功能定位与资源要素整合等方面进行探究,依据不同乡村功能类型的发展基础和发展潜力,将苏北乡村的重构模式分为6种(表3),并且从强化优势功能、补偿辅助功能、注重多元价值功能发挥等角度分析各种模式的具体内涵。

表3 不同功能类型的苏北乡村的重构模式

乡村功能类型	模式	内涵
强综合型、 农业生产—工业发展型	三次产业融合 推进模式	以农业为基础,通过延长农业产业链培育发展特色产业,乘势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为农业农村服务的服务业,使乡村三次产业有机整合、共同发展,最终实现农民增收、乡村繁荣的发展模式
农业生产型、 农业生产—社会保障型	农业产业化带 动模式	为了增加区域经济效益,大力发展农业,使之成为包括加工、流通在内的综合性产业集群,即通过延长农业产业链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模式
工业发展型、 工业发展—生态保育型	产业平台集聚 发展模式	以工业集中区、专业市场、电子商务平台等载体为支撑,通过建设产业集群促进乡村工业发展的模式
社会保障型、 工业发展—社会保障型	新型城镇化引 领模式	通过加快城镇化、农村社区化、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城市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进而推进乡村快速发展的模式
生态保育型、 农业生产—生态服务型	生态旅游特色 发展模式	凭借乡村自身的资源优势,着力发展“1+3”产业,推动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发展,使乡村创造出更大价值的发展模式
弱综合型、 社会保障—生态服务型	乡村多元价值 功能驱动模式	通过推动乡村“三生”空间逐渐向新型复合空间转变,加快提升乡村的生态保育和文化遗产功能,积极发展旅游观光、健康养老、民俗体验等新产业,形成乡村新消费空间的发展模式

(一)三次产业融合推进模式

三次产业融合推进模式是指以农业为基础,通过延长农业产业链,培育发展特色产业,乘势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为农业农村服务的服务业,使乡村三次产业有机整合、共同发展,最终实现农民增收、乡村繁荣的发展模式^[11]。该模式适用于强综合型、农业生产—工业发展型乡村,即综合实力相对较强,产业结构相对完善,并且拥有丰富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的乡村。

促进乡村产业的融合发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首先,依据乡村的资源优势、产业基础,鼓励农民积极参加专业合作社、发展家庭农场等。通过不断扩大经营主体的形式,加快推进乡村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形成乡村产业多主体参与、多要素合作的发展格局。其次,因势利导,以集聚化、特色化为突破口,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打造乡镇品牌,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到乡村的规划建设中来,为产业的融合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在此基础上,可借鉴现有休闲农业的发展经验,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旅游等产业,以此推动乡村三次产业的共同发展。再次,加大科技投入,鼓励农民参加更多的专业化培训,提高专业技能。通过提升农村居民的专业技术提高其收入水平,推动乡村经济发展。最后,研究制定扶持乡村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通过税收优惠、土地供给、产业指导等方式,吸引城市人才和外出农民工到农村创业,引导民间资本积极参与乡村产业发展。以徐州市铜山区郑集镇为例,该镇在发展原有产业的基础上,成立了多种专业合作社,不但提高了农产品品质,农民的收入也有所增加;与企业合作成立与农产品经营相关的公司,随着科技投入力度的增强,农产品品质显著提升;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农业产业链不断延伸,而示范基地的建设又带动了周边区域的发展。郑集镇“农户+企业+技术中心”的发展模式,有力推进了乡村三次产业的融合发展。

(二)农业产业化带动模式

农业产业化带动模式是指为了增加区域经济效益,大力发展农业,使之成为包括加工、流通在内的综合性产业集群,即通过延长农业产业链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模式。该模式主要适用于农业生产型、农业生产—社会保障型乡村,即耕地资源丰富,以现代农业为主导,农业实力较强的乡村。

当前,苏北地区农业产业化程度还不够高,可

以从三方面着手提升。首先,扶持壮大龙头企业,推动农业产业化进一步发展。龙头企业一面连接着农民,一面连接着市场,其健康发展有助于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其次,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力度,建设专家服务基地以及农业科技服务基地,以提升乡村现代农业科技服务水平。最后,充分发挥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明确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具体措施,加大对农业企业的扶持力度,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当前,苏北部分乡村特别是淮安、宿迁等地的乡村在建设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基础上,大力推进电子商务的发展,建立了多个电子商务产业园及创业中心,并采用“互联网+”的发展模式,通过电子商务平台销售多种产品,不仅提高了乡村经济水平,而且为当地村民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而农业产业园区的成立,吸引了众多企业入驻,企业采取“基地+公司+农户”的发展方式,极大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三)产业平台集聚发展模式

产业平台集聚发展模式是指以工业集中区、专业市场、电子商务等载体和平台为支撑,通过建设产业集群促进乡村工业发展的模式^[12]。该模式主要适用于工业发展型、工业发展—生态保育型乡村,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以二三产业为主导的乡村。

乡村产业平台的发展与乡村产业发展密切相关,高效能的产业发展需要搭载适应性强的产业平台,才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政府不仅要着力推进产业集群项目的“招大引强”,通过优惠的政策、便捷的服务、优良的经商环境提升产业集群的市场竞争力,还要积极推进主导产业建设,以此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产业链的延伸。以连云港市灌南县新安镇为例,该镇利用自然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棉花种植业,建成多个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及农产品交易市场、网络销售平台等,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越来越好。农业企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相关的发展和壮大。作为临近主城区的小镇,新安镇依靠传统产业,借力新经济,大力发展棉花加工、机械制造等产业,并建成纺织工业产业园。同时,该镇又依托自身的海洋文化优势,建设了多个文化主题广场,成为周边地区有名的旅游集聚地。

(四)新型城镇化引领模式

新型城镇化引领模式是指通过加快城镇化、农村社区化、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城市公共服务向

乡村延伸,进而推进乡村快速发展的模式。该模式主要适用于社会保障主导型、工业发展—社会保障型乡村,即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交通较为便利的乡村^[13]。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乡村又是新型城镇化需要关注的重点。首先,加快人口的城镇化,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其次,健全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体系,提高信息化水平,在保障农民就业的同时满足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最后,在乡村土地完全转换为城镇建设用地后,要保障村民的基本生活。以徐州市睢宁县梁集镇为例,梁集镇建设了一批村民集中居住区,在居住区内,通过挖掘当地文化资源,建设有特色、有内涵的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让百姓“记得住乡愁、看得到历史、感受得到文化”,“着眼于现代、看得到未来”,大幅度提高了新型城镇化的质量,更有人情味的家乡吸引了大批游子回乡创业。梁集镇通过“科技+循环现代农业”带动产业发展,吸引了更多企业入驻,企业采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方式,辐射带动周边村民共同致富。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当地村民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工作方式发生了改变,更多的人到企业工作,在就业渠道拓宽的同时,村民的家庭收入也明显增加,而且村民集中居住区的建设,盘活了更多的土地资源,为发展乡村经济奠定了基础。

(五)生态旅游特色发展模式

生态旅游特色发展模式是指凭借乡村自身的资源优势,着力发展“1+3”型产业,推动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发展,使乡村创造出更大价值的发展模式。该模式适用于生态保育型、农业生产—生态服务型乡村,即旅游资源丰富,生态价值高的乡村。苏北部分乡村依托自身的资源优势,打造了很多内容丰富的乡村旅游产品。但是,随着旅游与农业的深度融合,当前乡村生态旅游的发展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因此需要合理把握乡村发展的方向。首先,在发挥乡村生态优势的基础上,充分挖掘乡村的人文资源,突出乡村特色,打造一批多样化的乡村品牌,同时通过资源共享,与附近乡村的旅游产品组合发展,进而推进区域协同发展。其次,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农业和生态旅游相结合,使得乡村产业更加多元,乡村就业结构发生改变,农民收入增加。最后,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乡村旅游服务水平,并加大宣

传力度,吸引更多的人到乡村旅游。以盐城市盐都区郭猛镇为例,该镇依托丰富的自然及人文资源建立多个生态园,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引导农业向特色化、设施化方向发展;围绕“生态+旅游”发展思路,以特色农业带动旅游业的发展,每年吸引数万名游客进行“生态游”,当地农民的收入大幅增加;发展集娱乐、生态、采摘等为一体的观光农业,在推动农业转型的同时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发展。

(六)乡村多元价值功能驱动模式

乡村多元价值功能驱动模式是指通过推动乡村“三生”(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逐渐向新型复合空间转变,加快提升乡村的生态保育和传承功能,积极发展旅游观光、健康养老、民俗体验等新产业,形成乡村新消费空间的发展模式。该模式适用于弱复合型、社会保障—生态服务型乡村,即经济实力、社会发展水平仍需提升的乡村。针对各项功能发展较为均衡的乡村,要推进农业与多种产业深度融合,在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探索农业的多元价值功能,进而识别出乡村的优势产业,发挥其带动作用;引入高科技、专业化企业,为乡村建设注入新动能,提高农业农村的发展水平;引导乡村传统产业创新发展,不断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依托乡村的资源优势,深入挖掘乡村的内在价值,不断完善乡村产业链,培育一批富有地域特色、体现乡村文化、承载乡村价值的新产业、新业态,推动乡村更快发展。

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苏北乡村的重构路径

苏北农村整体发展较为落后,农业缺乏核心竞争力,同时人口等各类要素流失严重,导致乡村发展缺乏活力,而且由于缺乏产业支持,城镇对乡村的辐射带动作用不足。农业农村整体缺乏活力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大短板。因此,苏北乡村面临全面转型重构的压力。乡村重构作为乡村要素、组织与结构的系统性升级再造,必须要有全面的战略指导,应与国家重大战略保持一致。

乡村振兴需要乡村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而它们一般都会落实到空间上,或与空间有天然联系。因此,本文从乡村聚落空间全局优化、乡村产业空间融合发展、乡村生态空间保障功能和乡

村社会治理方式转变四个方面阐明苏北乡村的重构路径。

(一)推进乡村聚落空间全局优化

1. 以土地要素为突破口形成土地、人口、产业要素相互协同发展的局面,以土地要素优化带动乡村其他要素的优化。乡村聚落优化是乡村重构链条上的“开关”,只有进行聚落整治优化,其他相关要素才能集聚提升。一方面,乡村聚落优化能促进农村人口集中居住,通过加强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提升农村人居环境,也有利于发挥劳动力比较集中的优势,减少企业的用工成本,形成居住与就业协同的局面;另一方面,乡村聚落优化可减少农业劳动力的使用,改善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因此,乡村重构之首要任务就是乡村空间聚落优化。要由政府主动打破体制“黏性”,创新思路、激发活力,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和保护地方性景观的基础上,对乡村聚落进行优化改造。当前苏北开展的村民集中居住工作正是秉承了这一思路,是政府主动作为的体现,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2. 以村庄规划为主要载体和工具推动乡村聚落“要素—结构—功能”优化。乡村聚落优化是通过乡村空间规划来实施的,但相较于城市规划,乡村规划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相对滞后,甚至未被纳入我国空间规划体系。规划不仅要促进乡村土地集聚、人口集中居住,还要加快产业融合,通过要素重组优化提高乡村发展的能力。通过规划设计,突出乡村主导优势,打造多元产业结构,挖掘乡村多元价值功能,提升乡村魅力。这不仅是对乡村空间的重构,也是对乡村经济与社会重构。乡村的经济表现、社会关系都与空间有着紧密联系。乡村规划能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优势重塑乡村产业结构,并通过配置不同类型的乡村公共空间,如文化空间、交流空间等,传承、丰富乡村文化。

(二)加快乡村产业空间融合发展

1. 通过产业融合塑造发展新动力。产业融合不仅能使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的不同行业相互交叉、融合、渗透,逐步形成新产业属性或新型产业形态,还可通过一二三产业的融合,把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先进要素带入农村。当前苏北农业生产的主要短板是技术和先进管理要素在推动农业增长方面的贡献度还比较低,处于弱势地位的农业还需要二三产业的扶持。因此,需要大力推进农村产业

融合,延伸产业链、拓展产业范围并转变产业功能,形成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带动资源、技术等在农村的整合集成和优化重组。要以产业融合为契机与突破点做大做强苏北农业,不断增强其核心竞争力。同时,要时刻防止在产业融合中逐步放弃农业的做法,避免陷入非农化陷阱。

2. 采取多样化的产业融合发展方式。通过组建涉农产业联盟或深化分工协作的方式来实现农业产业链延伸。相关产业组织通过在农村集聚,可以形成集群化、网络化发展格局,它们虽然在空间上是分离的,但能借助信息化等力量实现网络连接。要赋予农业以科技、文化和环境价值,提升农业或乡村的生态休闲、旅游观光、文化遗产、科技教育等功能。

(三)提升乡村生态空间保障功能

1. 优化苏北乡村的生态空间格局。苏北乡村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基底好,水域面积大,但受城市扩张与农业生产挤压影响,乡村生态空间较为破碎,生态系统仍需优化。要加强苏北乡村生态环境保护,处理好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构建乡村生态安全网络,从中观尺度划定乡村生态功能区、划定乡村生态保护的斑块与廊道等。“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要求构建完善的区域生态网络,要求高质量的生态源地互相联通,且要降低景观破碎化对残余自然斑块的影响,因此对苏北农村而言,亟须识别其生态敏感区,从生态服务视角认知乡村生态空间,提出区域生态网络架构。

2. 挖掘培育乡村绿色产业,探索苏北乡村绿色发展路径。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生态资源是乡村绿色发展的基础,只有在保持乡村生态系统稳定、生态多样性的基础上,乡村绿色产业才有生存空间。因此,要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要求,加强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着力增加绿色资源,提高生态承载能力,厚植绿色发展优势。苏北地区要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提高绿色农产品的占比,加快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走出一条适合自身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有示范意义的乡村绿色发展之路。

(四)促进乡村社会治理方式转变

在农民生活个体化、农民行为理性化、乡村社会组织碎片化、人口流动超常化、村落共同体空心化的背景下,乡村社会治理模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实际上,乡村社会治理方式的重构不仅仅是

管理方式的变化,更是要把自上而下的权威式管理变为自下而上的内生性治理,要培养、塑造农民自身的治理能力,把乡村治理“原子化”。针对乡村公共性衰落、村落“空心化”、社会组织松散化的困境,应当重视乡村社会中自下而上的内生性社区组织培育,并通过社区组织的建设,提升乡村社会的治理能力;要强化制度的作用,消除传统宗法关系的影响,培育村民的自觉意识,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强化村民监督。如此,才能从根源上解决农村发展问题。

参考文献:

- [1] 樊正强,谭华云.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小城镇建设[J]. 广西城镇建设,2018(6):28-37
- [2] 李全林,马晓冬,沈一. 苏北地区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J]. 地理研究,2012(1):144-154
- [3] 王善磊,程恩林,陈小宇,等. 浅谈苏北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及对策[J]. 经济研究导刊,2018(16):28,33
- [4] 丁浩. 乡村振兴视阈下苏北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路径及对策研究[J]. 市场周刊,2018(12):75-77
- [5] 王红艳,郁大海. 苏北地区发展现代农业的多重困境与突破路径[J]. 乡镇经济,2009(5):76-79
- [6] 王明,杨轩嘉. 关于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思考——基于江苏省苏北地区的调研[J]. 中国发展,2015(6):50-56
- [7] 李传健. 农业多功能性与我国新农村建设[J]. 经济问题探索,2007(4):19-22,36
- [8] 苏红竞. 苏北农村公共事务中的村民行为选择与行政因素探究[D]. 南京:南京理工大学,2010
- [9] 卞凤玲. 对苏北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考察[J]. 探索与争鸣,2006(11):40-42
- [10] 赵汗青. 苏北乡村人居环境优化策略研究[J].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6(7):184-186
- [11] 欧阳少心,曾江辉. 湖北省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研究[J]. 山西农经,2022(1):18-20
- [12] 郑捷. 浙江“特色小镇”构建要素研究——以杭州梦想小镇为例[D]. 杭州:浙江工业大学,2017
- [13] 邢继雯,谢志强. 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思考[J]. 理论视野,2022(3):63-68

(责任编辑:李海霞)

Study on the Modes and Paths of Rural Reconstruction in Northern Jiangsu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LIU Xiao-meng

(Jinl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 211169, China)

Abstract: Northern Jiangsu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agricultural region of Huang-Huai-Hai Plain in China, and also a representative area with unbalanc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nd inadequate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Its paths and modes of rural reconstruction have typical significance and demonstrative valu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based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 in northern Jiangsu, six reconstruction modes of villages in northern Jiangsu are proposed, which are the promotion mode of three-industries integration, the spurring mode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the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mode of industrial platforms, the leading mode of newly urbanization,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eco-tourism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driving mode of rural multiple value functions. Then, the paper illustrates the reconstruction path of villages in northern Jiangsu from four aspects: the overall optim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 spac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y space, the guarantee function of rural ecological space and the pattern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society governance, etc.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reconstruction mode; settlement space; industrial space; ecological space; the society governance pattern; villages in northern Jiangsu